

# 新民晚报 | 星期天夜光杯 / 上海闲话

## 鲁迅与海京伯马戏团 ◆ 储有明

### 老里八早

马年春节期间,上海马戏城打破剧场边界,拿马戏表演带到公共空间,七天里向演了五十几场。讲到马戏表演,鲁迅先生1933年辣《申报》浪发表杂文《动物训练法》,是伊看了当时辣上海演出个德国海京伯马戏团,有感而发。鲁迅个独养儿子周海婴辣了回忆录里也专门写到过拜谒海京伯马戏团个演出。

当年个“海京伯”,是全世界拥有狮子、老虎、海狮、棕熊、大象等大型动物最多、演出规模最大个马戏团。1933年,伊拉租了一艘万吨轮,拿全部演员、动物、道具、服装,享八浪打装上船,到世界各地巡回演出。

轮船靠辣黄浦江码头,起重机械、大吊车装着大象头、狮子、老虎、棕熊等猛兽个大铁笼,从轮船浪吊下来个辰光,记者们又拍照又报道,引得整座上海城轰动。当时上海个《新闻报》,立马

以《舶来马戏“海京伯”、狮虎猛兽动申城》为题登了报道——百年前个上海人,伙拿进口个东西喊作“舶来品”。

当时上海最豪华个大华饭店,因火灾拆脱了,辣了戈登路(现在个江宁路)搭静安寺路(现在个南京西路)交界个地方,空出一大片地,马戏团就辣了帮块空地上搭了个专门演马戏个大棚。棚顶有四五层楼高,好表演空中飞人;舞台是圆个,观众席呈360度阶梯状排开,勿管从啥角度看演出个清爽。

马戏一开演,16个男女驯马师穿了金光闪闪个骑士服,英姿飒爽骑了16匹披了流苏绶带个大白马上,鱼贯而出;还辣了驯马师个指挥下,跟着音乐节奏变队形,步伐齐整整,当场就惹得全场观众欢呼叫好!接下来,萨米人、努比亚人,结合驯麋鹿、驯骆驼,做了民族文化展示。整场演出,由好几个红鼻头小丑个滑稽表演串场,猛兽表演个紧张,搭配小丑个搞笑,有张有弛。尤其是海狮顶球、狮子驾战车、猛虎踏

三轮车、大象吹笙斟酒斟点节目,直接拿演出个气氛推到了顶。

演出当中,驯虎师施威德,结合猛虎钻火圈搭骑车载人个表演,讲伊拉是哪能靠“爱个力量”驯化猛兽个。鲁迅先生本来想带海婴一道去看马戏,可海婴那辰光才四岁,年纪太小,怕小囡被猛兽吓着,就搭许广平两家头,等海婴晒着了,偷偷去去看个。鲁迅先生对海婴向来呵护有加,伊还写过一首诗:“知否兴风狂啸者,回眸时看小於菟。”意思就是:老虎虽然凶,吼起来震天响,可对自家生个小老虎,也斜气温柔。

当年海京伯马戏团个演出,轰动了整个上海滩,报纸浪天天有相关报道,门票也是一票难求。就连国学大师钱锺书,也辣了文章里写到过“海京伯”。因为演出里,有驯兽师吹口琴指挥大象表演,帮一下,永安、先施等四大百货公司个乐器部,口琴直接卖到断货。口琴演奏家石人望抓牢送个商机,趁热成立了“大众口琴会”,报名学吹口琴个学员,直接爆棚了。

腊月初八拜天,一位书法家来拜年,特地送来伊亲手写两副春联,还有两幅带马年图案个大红“福”字,屋里向一下子就充满仔年味搭仔春意。

帮几天朋友圈里,侬是各式各样写“福”、送福个场景——书法家辣高铁站为旅客写春联,到社区、企业为大家写福字,医院里医患一道写,学堂里师生一齐写,还有关爱老兵个送福活动。琳琅满目个福字,侬是传统文化里最朴素、最真心个新年祝福。

史料里早有记载,过年贴“福”是老传统了。《梦粱录》里讲:“岁旦在迩,席铺百货,画门神桃符,迎春牌儿……”“士庶家不论大小家,俱洒扫门闾,去尘秽,净庭户,换门神,挂钟馗,钉桃符,贴春牌,祭祀祖宗。”当中个“春牌”,就是今朝红纸写个“福”字。我一直觉着,手写福字是过年最温柔个仪式,勿像印刷体介刻板,每一笔侬带着书写者个心意搭仔温情。

再看虹桥高铁站候车大厅,书法家们凝神屏息、运笔如风,红纸黑墨,辣伊拉笔下生出出关韵味——有个福字端庄厚重,像泰山稳坐;有个洒脱飘逸,像行云流水。笔锋转折,是岁月沉淀;墨色浓淡,是功夫深浅。

## 新春里向送「福」字 ◆ 王洪

最动人个,是书法家拿写好个福字送到旅客手里个辰光。一位穿黑外套个姑娘双手接过,眉眼弯弯,口罩也遮勿住伊个笑意。还有好多地方,书法家搭企业员工一道举起融入“2026”个创意福字,笑容里侬是欣喜与敬意。福字从指尖传到掌心,像一场温暖个接力,是对奋斗者个致敬,也是对非凡岁月个礼赞。

细看帮些福字,有个旁边写“马上有福”,有个巧妙嵌进生肖搭吉祥话。书法家笔下个福字千变万化,其中个核心祈愿——平安、健康、顺遂,从来既没变过。辣社区写福,是邻里和谐;辣学堂写福,是寄托希望;为兵哥哥写福,是满满敬意。伊拉挥毫泼墨,为学子祝愿,为前辈致敬,祝福从笔尖落到纸上,从纸上暖到心里。

沪上好些书法家,奔波辣写福、送春联个路浪,以笔墨为马,载满祝福奔向新年。帮些红彤彤个福字,会贴辣家门口、教室窗上、老兵屋里,成为今冬最暖个颜色。愿伊拉个墨宝福泽绵长,让墨香里个祝福,岁岁年年,温暖每一个认真生活个个人。

### 灶披间

## 上海人个罗宋汤 ◆ 沈一珠

屋里烧菜有屋里个派头,配料随便配,烧上海罗宋汤只要捉牢关键点就好:有番茄、番茄酱、糖,其他有啥用啥,乱炖就好。洋山芋、胡萝卜、洋葱、卷心菜;牛肉碰巧既没了,就用半筋半肉个牛肉丸,黄油也用勿着买,可以用橄榄油代替。

开油锅,洋葱、胡萝卜、洋山芋、番茄切切成小块,胡萝卜切小一眼;热锅冷油,先放洋葱、胡萝卜、洋山芋煸透,再加番茄、番茄酱、牛肉丸炒一炒,然后放盐、糖、黑胡椒,加适量水。窍门是糖稍微多一眼,中和番茄个酸味。盖好锅盖烧一刻钟左右,最后再放切片红肠、撕好个卷心菜,炖到所有食材软熟入味就好。

送碗上海罗宋汤还有两个关键点:一是加点黄牌辣酱油,屋里有就直接用;二是用黄油炒面粉勾芡,汤会更浓,可惜我既没黄油面粉,就算了。一碗香喷喷、甜滋滋、酸咪咪个罗宋汤,配一片面包,跟今朝暖乎乎个冬日老配。

吃饭前突然想起:中式饭店、食堂里经常吃罗宋汤,老早去西



餐厅开洋荤,也常常看到乡下浓汤,味道差勿多。就搭电脑里个AI嘎讪聊,问问罗宋汤跟乡下浓汤到底啥关系。

据说,乡下浓汤就是从罗宋汤变过来个。罗宋汤是上世纪20年代来上海个白俄带来个,上海人当年统统叫伊拉“罗宋人”。伊拉辣上海开罗宋饭店,本来想做熟悉个甜菜汤,结果甜菜买勿到,厨师就因地制宜,用番茄、卷心菜、红肠代替,再加炒香个面粉

增稠,迭能一来,酸甜浓香,上海人老欢喜个罗宋汤就诞生了。

哪能后来又叫乡下浓汤? AI一本正经整理出一条时间线:上世纪30年代初,上海德大、凯司令等西餐馆,为了迎合本地人,拿迭道汤改名乡下浓汤。一是因为英文名就叫Country Soup,翻译成“乡下浓汤”;二是因为迭种汤厚笃笃,跟中国人平常吃个清汤勿一样。1935年《申报》西餐广告里,第一次出现“乡下浓汤”,还注明是俄式红菜汤改良而来。

还有种讲法,1943年张爱玲辣《天地》杂志《谈吃》一文写道:“霞飞路个罗宋汤被唤作乡下浓汤,番茄个艳红冲淡了流亡贵族个乡愁,倒像弄堂姆妈个手笔。”看得出,到20世纪40年代,乡下浓汤迭个名字已经深入上海弄堂。

我将信将疑,打开手机再问另一只AI,结论完全勿一样:张爱玲确实写过《谈吃》,但根本既没提到乡下浓汤,建议再去查资料核实……

看来,AI讲个事体,多少还有点疙疙瘩瘩,勿能全信。



### 沪语童谣

## 守岁迎春 ◆ 杨建明

大年夜,真闹猛,家家户户聚满房。贴福字,粘春联,男女老少新崭崭。

八仙桌,圆台面,大盘小盆叠成山。荤素盆菜讨口彩,味道灵足香透墙。

喷香老酒味一口,依好伊好碰杯忙。发红包,收红包,压岁铜钿送吉祥。

打电话,发微信,祝愿亲朋侬安康。春晚段子笑煞人,守岁迎春喜洋洋!

## 埃歇辰光追《流星花园》 ◆ 赵妃蓉



### 茄山河

去年年底,F4到上海开演唱会,虽说朱孝天是由阿信代替个,但迭个消息还是让老多粉丝激动得勿得了。我记忆里最早个偶像组合是小虎队,2010年伊拉春晚重聚个辰光,大家伙讲小虎队已经变老虎队了,不过《青苹果乐园》前奏一响,年少青春个感觉还是一下子扑过来。

搭小虎队靠《新年快乐》专辑横空出世勿一样,当年F4出道辰光有《流星花园》电视剧撑辣后头。四个大帅哥辣戏里摆足派头,搭大S演个杉菜感情纠葛一塌糊涂,观众看得人迷得勿得了。虽说伊拉辣电视剧里从来勿好好叫上课,一天到晚轧朋友,观众还是被吃得死死个,一集一集追下去。言承旭辣戏里最出名个台词就是:“如果道歉有用,要警察做啥?”伊辣戏里帮头倔脑个样子,其实就是现在短剧里流行个霸道总裁最早个版本。

F4最红个歌,当然是《流星雨》。前阵子我看各个平台直播双子座流星雨,侬用迭首歌做背景音乐。里头最经典个歌词是:“陪你去流星雨落在这地球上,让你的泪落在我肩膀”。但从科学角度讲,流星只不过是宇宙尘埃。辣科技勿发迭个古代,要是有大陨石落辣地球浪,古人会当是勿好个兆

头。比方讲秦国灭赵国之前就有陨石落下,民间侬讲是凶兆,所以迭句歌词只是词作者把浪漫爱情想象搭流星绑辣一道而已。

看到F4合体,我不由自主想起刚大学毕业、工作热火朝天个日脚。埃歇辰光没空一集一集追,侬是买DVD,有空个辰光一口气看光,所以能量密度老个大。也勿去追究剧情合理勿合理、有意义口伐,紧张工作之余,看四个帅哥搭杉菜缠来缠去,满满个青春荷尔蒙。迭个才是真正个青春记忆,纯真美好,有点戳头戳脑,但绝对是沉浸式个观剧体验。

现在我已经勿看纯偶像剧了,对脑洞大开个短剧更是看到名字就想逃。平台免费推个短剧,我好奇看过两三分钟,剧情几分钟里反转再反转,爽是爽,但观剧热情消耗得太快。我现在更加怀念当年迭些纯粹个偶像剧,伊拉为观众造了一个梦境花园。现在高科技、算法加持,情感内核反而勿纯粹了,侬是为了博眼球,硬编出来个离奇剧情。

乘地铁辰光,常常看到人家不停刷短视频,手速快得来以秒计算。我有点担心,长此以往,大脑个思考能力会勿会被短视频磨脱? 所以讲,不管做啥事体,还是适可而止比较好。

### 沪语趣谈

## 畚箕沪语称“粪箕” ◆ 叶世磊

在吸尘器、扫地机器人尚未走入日常的年代,扫帚与配套的盛器,是国人常用的清扫工具。北方话中,这盛器多称畚箕或簸箕,二者以形制、用途分野:畚箕小巧,用于家庭清洁;簸箕硕大,多见于农事劳作。而在上海话里,与畚箕(bēn jī)并称的,是如今普通话里罕见的“粪箕(fèn jī)——这一看似生僻的叫法,实则是古汉语在吴语中的鲜活传承。

“粪”字的含义演变,是解开粪箕由来的关键。如今提起“粪”,人们多联想到污秽之物,可在古代,它本有扫除、清洁的本义。《左

传》中“粪除先人之敝庐”,讲的是清扫先辈的旧屋;《礼记》所载“粪之礼”,更是将这一含义融入礼仪规范,明确“凡为长者粪之礼,必加帚于箕上”,意为为长辈清扫时,要将扫帚搁在箕具之上,以示恭敬。如此一来,专用于扫除、盛放垃圾的箕具,被称作“粪箕”便顺理成章,这一称呼在古代不仅常见,更有清晰且确定的出处。

古文献与地方史志,处处可见粪箕作为日常家什的踪迹,其使用历史可上溯千年。南北朝刘义庆《幽明录》中,石长和昏死苏醒后讲述阴间见闻,提及孟承“一手捉扫帚粪箕,一手捉把筲”,粪箕已是阴司亦有的寻常用具;宋代吴自牧《梦粱录》罗列临安城市杂货,“粪箕”与竹箬篱、蒸笼等

日用器物并列,可见其在宋代市井生活中的普及;明代冯梦龙《醒世恒言》里,十余人“各执笤帚粪箕”清扫殿宇,清代《野叟曝言》中,桌上杂物“一股脑儿丢入粪箕之内”,皆印证着粪箕在古代家庭清洁中的核心作用。即便是近代地方史志,也对其有明确注解,1930年版《嘉定县志》直言“粪箕,系扫除所用之器”,为这一古旧称呼留存了清晰的地方佐证。

小小粪箕,藏着吴语对古汉语的坚守,也映照着语言与生活的交融演变。当北方话中逐渐以簸箕指代大型劳作之箕、畚箕指代小型清洁之箕时,上海话却保留了“粪箕”这一古意盎然的称呼,让我们能从日常用语中,窥见古人的生活方式与语言逻辑。